

中 国 当 代 小 说 精 品

军旅小说精品

贾平凹 主编

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该书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我在这部将近500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100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 阎纲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军旅小说 · 上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有些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无法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到本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军旅小说(上、下)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6.125印张 10插页 799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4683—3/I·999

定价:52.00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编委会

主 编：贾平凹

副主编：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执行)

编 委：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雷升录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

序

● 阎 纲

一百多位作家的一百多个中、短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其阵容、其魄力、其编选速度值得称道。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大致可见九十年代我国中、短篇小说的走向，基本上代表了近七八年来即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水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高大全”死了，英雄活着。经济搞活了，文学不可能不搞活。

钱能通神，能建设一切，也能颠覆一切（包括人格）。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文学命定写人，人人有权写文学。

社会开放，世界开放，人性人格的觉醒，

多层次的社会心态，多选择的审美情趣，奇异诡谲的市场交易，多层次的经济结构，贫富分化，利害争斗，人心不古，形成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

“小说难道能这样写？”

“小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文学多变，小说多变。

小说“失去轰动效应”(王蒙)而且“缺钙”(公刘)。

小说“缺钙”非常遗憾，但却有血有肉，多元竞争，花样翻新。

疾风暴雨变成细雨霏霏滋润心田，深深的海洋化作无数小溪缓缓流淌。

九十年代的作者来自各个社会层面，特别是基层；小说创作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商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个性突出的年轻作者成批涌现和作品对生活的浸润以及覆盖面的扩大，或者说小说作者的年轻化和小说内容的生活化，给我国小说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作者的主观意识增强，尤其是注重主体心灵感受，尽管激情有减当年，然而忧患如炽，不失批判锋芒；尽管这种意识大多隐蔽起来，有赖散文的抒情和诗味的醇厚，但生硬的说教和玄理式的布道几近迹灭。

回到生活，尤其是面向日常生活，主要是普通人的生活景观，但日常生活的背后徘徊着一个兴风作浪的鬼魂，这就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害关系。无孔不入的金钱关系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哲学，什么都变得尖锐而微妙，正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从这部选集可以看出，疏离生活、背对现实、迷离飘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作者从“象牙之塔”里被请了出来。物质生活天差地别，精神世界人

异言殊,文化建构中充满着悖理。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欺骗?什么是潇洒什么是无奈?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罪犯?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女作家莫然说得好:“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繁华与喧嚣,也带来了财富与邪恶。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在一个个黑暗的角落里,又酝酿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刘醒龙说:“‘改革’很残酷。‘改革’首先是一种生活,而并不仅仅是改革,所以,文学应该超越改革,回到生活的视野。‘改革’除了‘生活’还是‘文化’。关于文化,有一种最通俗的解释:它是惟一一种都平等拥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改革,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

回到人物,尤其是面对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和生命意义的觉醒,极力开掘普通人隐秘的心灵世界。不掩饰“非英雄化”的倾向,或不回避对“崇高”的“回避”,作者大多把目光转向寻常百姓家,甚至小市民。《老街》作者杜为政说:“人确实是个谜。即使透明有如水晶的人,在不同的光照下也会产生变化莫测的光晕。人世茫茫,人生又有许许多多缠绕不清的事情,有许许多多隐幽之处,而这些难以深测的地方正是人生最具性格最有魅力的所在,没有人说把人写尽了,文学画廊中那多姿多彩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就是人生长河的产物。”

生活中有的是英雄,然而“当代英雄”谁是?幸好当前小说里的英雄并没有完全被“非英雄化”,当然“缺钙”是事实。正如现代文学还在续写《阿Q正传》一样,我以为新时期甚至“后新时期”的文学还要续写李钟铜式的英雄不像英雄犯人不像犯人的事物。当然,蒋子龙说过:“并不是有一个英雄非有一出悲剧不可。”

回到故事。尽管“反故事”一直是文坛的清高口号，但故事还是在小说自身的深化和影视文化的挑战中大模大样地回到小说身边。王安忆对苏童关切进言：“故事对他诱惑力太大了。他总是着迷地讲述一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不惜走在畅销书的陷阱边缘的薄刃上，面对着坠身的危险。”尽管对故事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作家们（包括先锋派一些作家）对人物表演故事和故事表现人物这一传统的强项情有独钟，还是回到故事，不仅仅为了向通俗小说靠拢，也不一定出于商业目的。作家以故事为载体，将人物置于心理冲突和精神悖理中，表现人物现实的纠缠和感情纠葛中种种敏锐的感受。正是借助故事，九十年代的小说拒绝了莫测高深的纯形式的意趣追求和超前的语言实验。九十年代的小说，通过故事以表现生命存在的形态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留下不少面目清晰、心灵透明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如刘醒龙等笔下的一些人物。程乃珊说：“我从来不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至多是个讲故事的人。而在我几十年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命运’的神秘不可测，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好在，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回到现实主义。据理论家陈辽统计，一九九三年的中、短篇小说按创作方法区分，属现实主义的小说占五分之四，以现代派、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写作的占五分之一，总的情况是多元竞赛，整个走向是贴近现实，致力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本书所收，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或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客观的姿态并不就是旁观的立场。对于客观的基础地位的认同，对于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对于人物个性的把握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对于语言的抒情散文化和通俗效

应的追求,对于典型性人物塑造的强烈愿望等诸种倾向,在我们面前的作品里流露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有一点也很明白,就是这些作者们不论是老派的扩大还是新派的注入,抑或是新手们的整合、调试,西方自意识流以来的现代主义的叙述革命和语言革命中用得着的本事尽量拿来派了用场,从而,感觉的、印象的、象征的、隐喻的、模糊的、魔幻的、幽默的、变形的、陌生感的,连同喧嚣、浮躁、焦灼、孤独、恐怖、失落、悲观、伤感、苦闷、烦恼、虚幻、超脱种种或消沉或没落的情绪一并引进,而不管眼下争温饱、争待遇、争住房的中国人有没有那份高雅。当然,这种情况在不少有才气的年轻作家那里大为改观,这部选集就是证明。面对这部果实累累的选集,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今日之现实主义,大有与现代主义联手合作之势,不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吃掉现实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吃掉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很像是现实主义请进现代主义海纳现代主义。有人把这种现象阐释为“现代现实主义”“扩大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朴素的现实主义”。

不管怎么说,与文坛多元格局相适应,现实主义本身也多元化了。

生活更加个性化,人物更加个性化,作家更加个性化。小说逐渐具有散文随意的抒情和诗化的厚重的魅力。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发展的新形势,论家蜂起,新说叠出,计有:“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新新闻”“新历史”,与此相适应的是“重新”编写文学史。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八仙过海,热闹非常。其共同目的是,或创“新”,或诠释“新”;共同的特征是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直面中国本土、中国自己的现

实，一切的一切，都与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血肉有缘。

其中以“新状态”的呼声最高。倡导者言，“新状态”不是倡导一个流派，而是提供一个“阐释空间”，它可使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作家的成就完全凸现出来。“新状态”既是写实的照相式的逼真的表述，又有表现主义式的表达，两者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特点。“新状态”将过去建造一道鸿沟的通俗/高雅的旧的界限打破，既有大众文化中的资源可供调用，又有来自于先锋派前卫艺术的成果。

这是当今文坛三股河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众文学的大汇合。这是来自现实主义的归纳和概括，是十分美妙的憧憬和设计，是颇能服人的倡导和动员。在今日中国文化土壤之上，这种新口号、新倡导假若有改造世界、批判世界的英雄气质和新的文化理性精神支持，假若牢牢立足于生活实际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基础，我想，那将是中国最有生命力（激发火山般的创作潜能生成裂变！）最有发展前途（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潮流。

从维熙说：“当前中国大陆文坛，躺在席梦思床上做梦的太多。他们本身就缺乏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体察和人生的感情积累。”“我的生活体察和人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容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池莉说：“生活就像烧不尽的原野一样，生长出更芜杂更繁茂的草丛，只有天才知道这草丛里头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痛苦和欢乐。一个作家站在这儿，必须具有超尘脱俗的想象力，否则你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以为是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我称之为‘凝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觉悟。”“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陈世旭说：“我将永远怀着善良、真诚的爱心来写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永远不要失去对人的关怀。”“我从来觉得，把自己作为一种牺牲贡献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祭坛上，是一种崇高。完全没有理由贬低或嘲笑。”

蒋子龙说：“我的笔一直是入世的。入世的笔对生活有自己的认识和选择，随时随地都在进行观察，挑选让自己迷恋的人物和故事。文学的病态是既不敢或无力揭示现实的严峻，又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温温吞吞，不死不活。”

阎连科谈到《夏日落》时说：“想到一个认真的话题，即：请你先把军人当做人。是人就得先活着。活着才能去战争、流血、牺牲、英雄什么的。可‘活着’，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

唐栋说：“作家的心应与人民相通，敢于说人民想说的话，敢于针砭人民所痛恨的时弊，敢于讴歌人民所赞赏的风尚。各种流派千帆竞发固然是好，但绝不应也不可能堵塞了现实生活的主航道。”

谈歌说：“文学没有了对生活的关注，作家的灵魂就要受到奴役。”

方方说：“我们的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来得漂亮和美妙。”

梁晓声说：“过去并不完全美好，有多少人命运的悲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并非彻底丑恶，否则我们为什么还活着，谁也

不想把自己弄死？”“我最自省的一点，或者说最怕自己背叛了的，倒不是什么更崇高的作为人的原则，而仅仅是——善良的温馨的人性……”

张欣说：“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上，确有一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我仍旧相信耶稣的话：‘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唱歌，没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作家们已经站出来向读者敞开心扉。还有许多。

我在这部近五百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一百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目 录

- 夏日落 / 阎连科 · 1
双兔傍地走 / 张卫明 · 74
弹道无痕 / 徐贵祥 · 134
师长在向士兵敬礼! / 彭荆风 · 200
明天在今夜开始 / 范军昌 · 322
烟 / 贾平凹 · 383
兵道 / 何继青 · 408
躁动的天空 / 郭兵艺 · 474
飞行电脑 / 郭兵艺 · 543

夏日落

● 阎连科

羊年十一月初，步兵三连孕生一件大案：先是枪丢了一枝，其后，兵又死了一个。枪是新枪，铁柄全自动；兵是新兵，下士军衔，籍系郑州二七区，父为小学教师，母是环卫工人。事情乒然发生，震炸兵营。一时间，满地沸扬，草木皆惊，营连空气稀薄，整座营房都相随着案情颤动。

事发时候，连长赵林和指导员高保新正在操场交心。其时正值夏末，黄昏网着世界。这个季节，天地挺没意思，五点半钟，夕阳开始西下，然又拖泥带水，恋着高天不肯隐去。你眼看太阳的酷炎渐渐转淡，仿佛一团烈火被雨水浇了一场。大地上呈出清新透亮，贮

了一天的燥气慢慢流散。你想凉爽的夜晚即刻便会到来，然它却如战后的和平岁月，总等也不肯来到。从夕阳西下，到黄昏降临，这段短暂的漫长光阴，在军营是一日中的一段周末。哨兵身后的营盘，一样是一隅世界，无论今古，间或中外。

步兵三连的所在营盘，扎寨在河南省东部，这儿远离都市，百里无山，平川一马，在旷野中如一方村落。吃过晚饭，兵们便邀聚成堆，在大操场席地而坐，说不便官知的话，做不便官见的事，且都是以乡域为群，这样的光景，蚊虫还盛，屋内苦闷，委实也是难呆，恰又逢周六，兵们都不在连队，赵林到各排寝室瞭察一周，出来竖在连部门口，见营长的老婆骑车从他面前擦过，掉一路香味，心中便立马空荡。不消说，营长、教导员、副营长今夜都要回家享受天伦。她是骑车来接营长的，从赵林身边挤过时，赵林叫了一声嫂，许是她压根没听见，许是她应了一声，赵林没听见，横竖赵林叫了没见应，赵林便咬咬下嘴唇，取出一根火柴挖着耳朵眼，两眼从营房围墙望出去。营房外的地平线，醒鲜红润，如一条起伏荡动的河，落日一圆，仿佛小舟一叶在漂动。不消说这是好风景。赵林盯死风景看，却看见营长的老婆把自行车扎到他身后路边上，飘着裙子朝营部摆过去。于是，赵林挖着耳朵眼，晃到自行车那儿，放了自行车后轮胎的气，把火柴棒戳到气门芯儿了。做完这些，临起身他又朝后轮胎上狠狠踢一脚，说我赵林的老婆有一天也会随军的！然他刚要转身走去时，忽见指导员站在他身后。

“老赵，你咋能做出这号事！”

“奶奶，她男人和我一年入伍，凭啥就他妈混到了营长的位置上。”

官道有两条，看你找不找，指导员说，其实真想当官也不难，

明道是凭真才实干，暗道也就三个字：不要脸。指导员原是干部干事，这样说时，如同圣人传经，脱口而出，轻松随便，仿佛一眼目光从豫东兵营穿进了北京城内，把连长赵林脸上骇出一个愣怔。他说你营长走了哪一条？指导员说聪明人都是东走西拐。听了这话，连长瞪大双眼，将目光一针一线缝在指导员的脸上，说指导员，出去走走？指导员说走走吧。

他们沿着营区的马路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夕阳活脱从脚板踩下去。彼此都从农村一步跨进军队里，步调自然很一致，谈入伍之难，提干之艰，最后说到自卫反击战，两个人来到大操场。操场在营房最中央，方方正正几十亩，栽种的抓地草，染着太阳的最后一抹浅紫淡褐，散发着薄暖的藻味。有兵们成堆，谈天或者喝酒。啤酒。深蓝的酒瓶木柄榴弹样埋在草棵间。操场的上空，溢动着松散的黄风，夹带了营房外深秋的甜气。赵林和指导员躲开兵群，来到操场的最南角，仰躺在操场的厚草上。他们的身后，是宽阔的靶场，他们的头枕着靶堤的下脚。这个当儿，夕阳最后落尽，黄昏也转眼走失，静谧泡着他们，下弦月挂着几丝白云走动，如同一片散丝吊着一张刀片在水面漂游。螭螭的叫声，如一股细水从他们耳里穿流，各自的身上，都浸着潮润，心也仿佛被洗得十分素洁。望着高远的明净，赵林默了一阵，说指导员，在三连我当了五年连长，有过三任伙计，从来没像今夜这样和他们交过心。指导员翻下身子，面对赵林说，为啥？赵林说，妈的，他们都是城市人，贼精，满嘴假话，我都怀疑他们和老婆睡觉心都不会在床上。指导员说赵林，咱们都是从农村入伍的，都在一个连里当过兵，七九年还同在一条战壕中受过半年罪，眼下又在三连搭伙计，你说我高保新这指导员当得咋样儿？连长掐一根枯草放嘴里，说不错，真的不错。然后把枯草嚼出一种黑味儿。

指导员翻身把脸和天平行着。

“你说心里话。”

连长把嘴里枯草扔地上。

“是说心里话。”

指导员默言一阵子，把眼盯在月牙上。

“你说我能不能胜任一营教导员？”

连长猛侧身子盯死指导员。

“你是不是要往上拱了？”

指导员飘出浅浅一声笑。

“不可能……”

连长又复原样静躺着。

“教导员比指导员更好当。”

指导员突然坐起来。

“我当教导员你会不会听我的？”

连长也随之坐起来。

“你提我当副营长叫我去死我都不回头！”

指导员盯着连长看一阵，又把自己扔到草地上。月牙在他头上轻移，青光脚样踩着他的额门。天是暗蓝色，忽然间不见云彩，蝓蝓声也猛地止住。这宁静极像十余年前南线战争中突来的死寂，让人有些经不起。指导员从宁静中挣出来，说有一天我真当了一营教导员，我死也要把你弄到副营长的位置上。连长笑笑，说有这句话就行，我做梦都想着副营职。指导员说你只想副营？连长说只想副营，给个正营都不干。挺知足，指导员说让我当军委主席我都不嫌大。到这儿，似乎他们话已说尽，彼此再没啥儿隐私需要敞给对方。然天还尚早，情景又好，谁都恋着这夜光景，却又不能这么干干的静坐，便彼此胡乱扯些闲言。他们不知道就